



我为少奇当秘书

中央文献出版社



我为少奇当秘书

(增订本)

刘振德著 王春明整理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为少奇当秘书/刘振德著;王春明整理.
—增订本.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9
ISBN 7-5073-0477-9

I. 我… II. ①刘… ②王… III. 刘少奇-
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7596 号

我为少奇当秘书 (增订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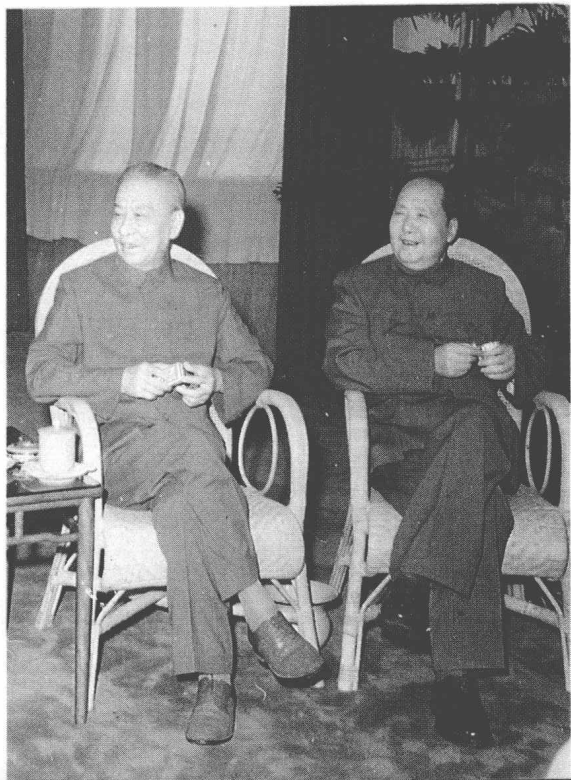
著 者/刘振德
整 理/王春明
责任编辑/徐永军
封面设计/李法明
版式设计/郑 刚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金剑排版厂
印 刷/北京市友谊印刷经营公司

850×1168mm 32 开 11.5 印张 280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5073-0477-9/K · 183 定价:18.00 元

1965年7月，
毛泽东、刘少奇在
中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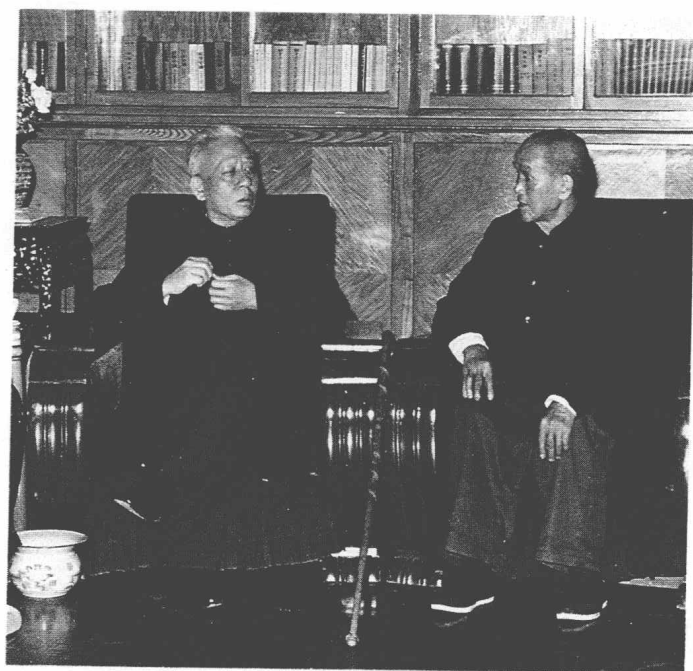


少奇同志在工作。





1964年10月，少奇同志在办公室查看地图。



1964年5月，少奇同志同安源路矿
大罢工时的老战友袁品高在一起。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同工作人员在一起。
前排右一为本书作者刘振德。



1964年，少奇同志与小女儿潇潇在一起。



少奇同志视察学校。



1951年夏的一个傍晚，少奇同志散步时看到中南海迎薰亭正在修缮，便走过去干了起来。

序

王 光 美

刘振德同志自 1956 年至 1967 年间担任少奇同志的机要秘书。我们一起共事 11 年。与他合作，使我受益匪浅。

振德同志出身很苦，小时候只“半工半读”地上过两年小学。作为儿童团团长，他 1940 年正式参军时才 14 岁，第二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红小鬼”；解放战争期间，他在第二野战军秦基伟将军的十五军军部担任译电员工作。1950 年调入外交部后，在我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任机要组组长兼译电员。在此期间，他还学会了保文和俄文。1953 年，他被调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工作。

由于长期担任译电工作，使他工作严谨、认真，记忆力很强。艰苦的不规律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使他很能吃苦耐劳。他的出身和经历使他逐渐具备了热爱党和革命事业的优良品质。他严于律己，热心帮助别人，曾被选为我们二组的支部书记。

近些年来，振德同志在年逾六旬，并患多种疾病的情况下，坚持不懈地写出了他的回忆录，反映了他对少奇同志始终不渝的真挚感情，值得敬佩！

我刚刚读完这本回忆录的草稿。振德同志在书中用大量篇幅写了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时的事情，只有极少数几件事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其余均是真实而未加修饰的。这是一本难得的党史资料参考书。

我热情地祝贺振德同志的这本回忆录出版！书中有些对我

的鼓励话，因系他个人的看法，我不便改动。

但愿读者能从这本书中更多地了解少奇同志；但愿像“文化大革命”的事，再不要发生。这是大家的共同心愿！

1993年7月29日晨

目 录

我进中南海.....	(1)
向少奇同志报到.....	(8)
“一个字就换了一个人”	(17)
“一定要绝对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	(25)
党的八大召开前后	(30)
“你们大约需要多少粮食”	(36)
“一切为了美好的明天”	(40)
“这不是反革命事件”	(45)
视察建设中的武汉长江大桥	(50)
干部“绝不能搞特殊化”	(53)
鼓励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58)
“凡事都要依靠人民群众”	(63)
“弹簧不能拉得太长了”	(67)
“劳动万岁”	(70)
“我也入你们的社”	(74)
“亩产 5000 斤，肯定是吹牛”	(77)
“这才是真正的一害”	(81)
“神仙”们并不都逍遥.....	(84)
“我不知道”	(91)
同彭老总、张闻天谈话	(93)
不平凡的家庭会议	(95)
海南岛养病	(99)
“我同意振德同志当支部书记”	(104)

“劳动真是其乐无穷”	(107)
“把客轮横在江心”	(112)
刘桂阳案件始末	(115)
“下榻” 猪场饲料库	(118)
煤油灯下的座谈会	(122)
韶山改字	(126)
“困难最怕爱动脑子的人”	(129)
“对不起各位父老乡亲”	(133)
“食堂不解散不得人心”	(139)
“我也有责任”	(146)
“要对每个公民的政治生命负责”	(153)
“这就好，这就好嘛”	(158)
“只通知我要去的地方”	(162)
“下大雨我也要上山”	(165)
“要后继有林”	(169)
“伐木工人的酒不能取消”	(172)
制定政策要因地制宜	(174)
“要惜木如金”	(177)
牧民、工人、学生	(179)
“要什么夜餐费”	(183)
他只说了三个字	(188)
参加支部整风会	(191)
从自己做起，取信于民	(194)
俭朴不是丑事	(198)
“我睡地铺不就解决了”	(203)
只有 23.80 元的钱柜	(206)
“我完全支持你”	(210)
任何人不能对外说我病了	(213)

战友情深·····	(216)
“我们的国家一定能早日强盛起来”·····	(219)
慈父严师·····	(222)
叫我讲家史·····	(228)
生日贺信·····	(231)
对孩子们的“管”和“放”·····	(234)
在社会实践中学习·····	(237)
允若和我一起搞“四清”·····	(242)
“毛毛在那里怎么样”·····	(251)
“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的归来”·····	(254)
“我还接不上头”·····	(258)
紧急选派工作组·····	(263)
毛泽东批评派遣工作组·····	(268)
林彪定调·····	(273)
解答工作人员的提问·····	(278)
董洁如被赶出中南海·····	(283)
康生与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	(288)
一封匿名信·····	(298)
宋庆龄赠书·····	(300)
江青造谣·····	(303)
造反派的骗局·····	(306)
“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的主任”·····	(310)
“我向毛主席提出两点要求”·····	(314)
“我永远不反毛主席”·····	(317)
“不要把我当成敌人”·····	(321)
“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	(329)
造反派的疯狂进攻·····	(334)
“洋奴哲学”的真相·····	(337)

国家主席被抄家、软禁.....	(340)
离开少奇同志以后.....	(346)
后记.....	(354)

我进中南海

1953年，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这年的6月，我有幸被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从此时起，直到1967年6月，我就在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全国人民所景仰的党中央的所在地——中南海，整整工作、学习和生活了14年。

中南海，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神圣而神秘的地方。我刚调来时，尤其是机要室的领导向我介绍了机要室的工作性质和服务对象后，更增加了我心目中的这种神圣感和神秘感：

“中办机要室是掌管我们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地方。在这里每天24小时，要收发、处理和运转成百上千个来自祖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文件、电报和信件。所以，它是个承上启下、沟通信息的枢纽，是最高机密的汇集处。

“机要室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重点是政治局常委。机要室的主任叶子龙就是毛主席的秘书，副主任康一民、吴振英、潘开文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秘书，秘书科科长邱兰标曾是杨尚昆主任的秘书。还有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秘书也是从机要室派去的……”

这里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和兴奋。但我却无心欣赏那美丽的奇花异草、那精美的亭台楼阁。当时，除了工作，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想尽快见到我所崇敬的中央领导同志。在我调来之前就听说过，我们党的领袖们都住在中南海里。可是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何时能够见到？近在咫尺，却难睹风采，我那热切盼望的焦急之情真是无法形容。

北京的夏天是令人难熬的。一天晚饭后，天气很闷热，我们无处可去。邱兰标对我说：“咱们到楼顶上乘乘凉吧。”我当然很高兴，回答说：“调来以后，还不知道可以上楼顶呢。”我跟他上去后，顿时感到心旷神怡。习习的晚风迎面吹来，夕阳的余辉给美丽的京城涂上了一层金黄色。我们居高临下放眼四周：金壁辉煌的天安门城楼，宽阔平坦的天安门广场，松柏簇拥着的景山三式五个亭，洁白如玉的北海白塔……尽收眼底；环顾中南海，更是叫我目不暇接。郁郁葱葱的绿树丛中散落着七高八低的平房、古朴典雅的四合院，还有那湛蓝的波光粼粼的湖水、那曲径通幽的假山、小道……

我被眼前这美丽的景色所陶醉。突然，脑海里闪现出一个早就想知道而不敢问的问题，能不能借机向邱兰标同志打听一下中央领导人的住处在哪里？尽管，我知道纪律是不允许打听这些的，但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迫不及待地脱口而出：“请你告诉我周围这些房子都是什么人住的？干什么用的？”邱兰标看了我一眼，似乎理解我的心情，便用手指着那一幢幢建筑，一一向我介绍说：

“南面那幢小楼叫甲楼，是刘少奇副主席居住和办公的地方；西面那幢小楼叫乙楼，是朱总司令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中间那幢小楼叫丙楼，是杨尚昆主任办公的地方；我们这幢办公楼叫丁楼，在中南海里算是最大的建筑了，1950年才建成的。”

他转身指向北面，说：“那幢建筑就是怀仁堂，里面可以开会，也可以演节目，实际上就是中央的礼堂。怀仁堂后面那个院子叫福禄居，是林老（林伯渠）住的地方；东面的那幢叫庆云堂，是董老（董必武）住的地方；南面的那幢叫永福堂，是彭老总（彭德怀）住的地方；永福堂左前方那幢大房子叫春藕斋，可以放映电影，也可以举办舞会。”

说到这里，他停了停，加重语气继续说：“你看那幢院子，

就是春藕斋东面的那幢，那是毛主席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它叫丰泽园；再往东是勤政殿，是毛主席接见宾客的地方；西面的那幢叫颐年堂，是毛主席召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开会的地方……”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接着神情严肃地嘱咐我：“刚才给你说的这些领导人的住处，必须保守秘密，是绝对不能对外讲的。本来，我不该给你说这些，但因为你在机要室工作，知道一些也有好处。”我点头向他表示：“一定保密。”

这时，我突然想起，他刚才没有提起周恩来总理的住处，又问他：“周总理是不是不住在中南海？”“呵，周总理也住在中南海，不过，离这里比较远，我们看不到他的房子。”他回答我后，向北指了指说：“周总理住的地方叫西花厅，离北门很近，就在中南海的西北角上。”

提起周总理，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便对邱兰标说：“1950年，我们出国时，周总理还接见了我们。但是因为我刚从部队调到北京，对这里的地理情况一点也不熟悉，所以至今也没搞清楚，总理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接见的我们。”邱兰标听到这些，半信半疑地对我说：“周总理是怎么接见你们的，说说看。”

“那是1950年的夏天，我从部队被调到了外交部。当时，苏联及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我们刚刚成立的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除苏联外，其他国家，我们还没有派外交人员去。这时，外交部配备了以曹祥仁大使为首的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并集中到前门外煤市街一个旅馆进行培训。一天上午，外交部突然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套灰色卡叽布制服，叫我们马上把身上穿的破旧军装换下来，说下午要去开会。

“下午两点钟，我们十多人坐在汽车上，拐弯抹角，走了很长时间，穿过一条林荫大道，开进一座有哨兵站岗的大门后，在

一个小花园旁下了车。然后，在曾给我们讲过外交知识课的王炳南（听说他当时是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带领下，我们登上几个台阶，来到一个会客室里。大家坐下后，他才说，‘今天，周总理（当时还兼外交部长——作者注）要见见大家，请稍等一下。’

“一听说周总理要接见我们，大家都紧张起来了。除曹大使在延安见过敬爱的周总理外，我们这些从基层来的同志谁都没有见过，如今梦想中的事情马上就要变成现实了，大家怎能不紧张、不激动呢？大家静静地盯着周总理将要进来的门口。

“不一会儿，周总理在外交部李克农副部长的陪同下，健步来到了会客室。大家起立，总理微笑着同大家一一握手，并认真地询问了每个人的姓名、年龄，从哪里来的，原来做什么工作。我和另外两位同志回答都是译电员时，总理和气地说：‘去三个多了，我看去两个就可以了，那里的事情不会很多。’李克农马上说：‘同意总理的意见。’当总理问到武官夫人的姓名时，那位夫人回答‘叫司明’，总理问明白是哪两个字后，笑着说：‘这不是你原来的名字吧？’夫人答：‘是做地下工作时用的名字。’‘噢，那你现在可以改过来了。’总理还是那样亲切地微笑着。

“我们坐下后，总理开始讲话。他说：‘你们要去的保加利亚是季米特洛夫的祖国。季米特洛夫是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他在世时，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对中国共产党比较了解，对毛主席也很尊重。’我们个个听得入神。这时，总理以轻松的语气说：‘季米特洛夫吃辣椒赛过毛主席呵。’

“总理继续说：‘你们去了以后，首先要学习保加利亚文，学好驻在国的语言，工作起来既方便，又会使人感到亲切。’

“总理问曹大使：‘去的译员是不是学俄语的？’曹大使说：‘一个俄文翻译为主，还有个随员懂英语。’‘这就好。’总理说：